

晉書

卷
二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83)
函號	別 10 1



晉書卷二十

禮志第十

淺草文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

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卽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爲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旣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李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顛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陵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以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旣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勅御府易服內者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

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
及悲殺奈何奈何李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
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
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
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粟水飲蔬食殷憂內
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又不
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
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
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
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二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
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訛告雖薄於
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
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
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
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
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
哀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
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
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

奉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經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旣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經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旣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旣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叅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秦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練帳蓐素牀以布巾裹革輅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旣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

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卽吉情所不忍
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
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
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旣葬
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
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
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
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未事
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廼所以重傷至心
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

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廼許文明皇后
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
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彪等四
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
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
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
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
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祭

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謚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擊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

越暮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暮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編
卽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
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
言矣處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
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
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
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
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
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
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
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暮爲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
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旣
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
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爲今制所依
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
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
年之喪始同齊斬旣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

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旣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基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旣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王其理一

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
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
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
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
山壽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
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積首
言禮官叅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
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
除服博士陳達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
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
寧二十五日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
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
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
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
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
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
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
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

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

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
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
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
前代自秦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
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
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
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
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
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
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
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
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
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
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
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暮父卒三年此以至親
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
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
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
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妻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

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卽吉於未央薄
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
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
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
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
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旣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
言亦有不安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
匍匐殯宮大行旣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
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
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

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
爲漢相居喪二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
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
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
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
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
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
言以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
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武帝楊悼
皇后旣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卽位中詔述

后恩愛及后祖載羣官議帝應爲追制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閭丘冲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暮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暮彰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

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暮於是帝制暮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

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
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
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
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未安皇后無服
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
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
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
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
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二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
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
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
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
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
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為其升降也微斬衰與大
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
服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
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

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况以天子之尊而為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暮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劔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劔綬摯虞以為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劔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薑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

禮葬有橐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誥謂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朞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

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
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
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
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
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
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
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已
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
於王爲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朞不以親疎尊卑爲降詔
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
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
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
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
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
魏失之奢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
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
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
按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總麻三月傳曰何以總麻以尊
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

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丞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不答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二年故梁王璉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夷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

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縉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格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叅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項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頽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叅詳謂宜聽胤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禮王爲三公六卿禘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并經天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無聞焉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

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
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况餘事冬至唯
可羣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又曰咸
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
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答曰
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
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
猶裼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
公作樂爲屠蒯所譏如遠所答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
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
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
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
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
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泰始十
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
舉哀三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
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
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爲周禮作樂於刑厝
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
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

禮志 二十
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疎各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碁而傍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總虞摯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碁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旣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

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吊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

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禪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

且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奉大行皇后陵所

作凶門栢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

大為煩費停之案祭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

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

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

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

後又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

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絜掃

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

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

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

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

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二年
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
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
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
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
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
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
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
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
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
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
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
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
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
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
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
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
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
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

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爲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恣本居長沙有妻
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郎與前妻息死
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又喪言疾求
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
於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絕又無前母
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
暢秦秀騶冲許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爲常事制不
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
相見去其加隆以暮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
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
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
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
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秦秀議二妾之
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
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况事兄
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
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中
領博士張暉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
降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

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耐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爲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爲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爲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毖在南爲邦族於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

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旣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旣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倏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况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今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此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况於慈之義可得以爲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叛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旣已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僞薄之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

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
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聞喪問當復相爲制何服
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
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
於二子之心曾無愆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
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
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
曰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
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
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二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
座以爲設令有人於此父爲執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
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
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臧念之心殊而爲之
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
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
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
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
昌爲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
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
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

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章草下太常報林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苾與前妻終始未絕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苾二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于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苾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人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卽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

若此可以居生又况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祿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耐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練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爲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於

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
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
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
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
爲嫡後至爲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
景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景子非爲抑其
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中書監荀勗議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
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
並存蔡氏之子字元爨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
從舅之禮族兄示伯曾責元爨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
元爨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
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
下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關塞行
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
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
營宮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
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
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羣臣

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羨
司徒臨穎公組驃騎將軍卽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
顓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
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
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
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
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
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
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
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
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
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
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
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
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
皆如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
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
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
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
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

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
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
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
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
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爲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
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
云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
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
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
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

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產四子
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
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藉注領二妻及李亡詵
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
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
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
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
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
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爲詵

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如李比類曠世所希前母旣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祠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犢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衆議貶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定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諡宣帝爲文侯景王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諡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諡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諡羣下未有同者故郭

弁爲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諡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諡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祭武茂劉訥並云同諡非嫌號諡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降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諡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諡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弁諡景不相當耳宜諡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諡尚書奏以欣之言爲然詔可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爲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爲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沒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二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爲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並爲夫人若

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諡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諡諡婦春秋婦人有諡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諡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如琅瑯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諡。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諡禮壞故耳。聲子爲諡服虔諸儒以爲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諡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諡耳。太尉荀顛上諡法云若賜諡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卽冢祭賜諡。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旣落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

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書

不韜

各無

各絲韜之

晉書卷二十一終

晉書卷二十一

禮志第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

康紀三十一

晉書卷二十一

禮志

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
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
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
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
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
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
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
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
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
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
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
王登大鴻臚跪讚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
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
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
還故位掌禮郎讚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
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
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
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大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
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

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
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
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
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
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
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
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
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
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
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
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
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
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
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
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
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
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
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
召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
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

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蓋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觀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一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壁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

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
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日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
輿亟動役無寧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
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
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
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
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
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
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
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
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
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又其
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
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
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
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
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

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
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
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
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
意焉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
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爲覲禮諸侯覲
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
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
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
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識緯諸說皆云王
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
制矣

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
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踏梁父
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
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
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
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

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
它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
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于聖躬所以參成
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
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
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
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
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
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
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
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
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
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
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
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
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
侍中尚書常待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
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
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平吳混一區
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

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諡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會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斃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

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璿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

禮志 八
可以勤功告成邪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脩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雖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

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皇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它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于中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

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
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簿而僭
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
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
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
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
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
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
歎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日覩太平至公
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

晉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
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
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卽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
僕射江彪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
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錫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
昊天罔極寧常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
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
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

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况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爲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道

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
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
並不開墓位更爲瑩域制度耳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
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
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
覲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旣以子爲名而又
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
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
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土而漢魏以來尊
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
未及啓革今衍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今日習所見謂
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
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壺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
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
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
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

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賤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構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勣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勣云勣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繫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繫穆子是方應爲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常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

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擊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若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生牲以爲薦麋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

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已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塲故其地名關塲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卽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顛

等所定新禮遺將御臨軒尚書受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坵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

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卽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統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薦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旣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
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
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
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
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
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
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
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
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
十匹晉典故事用絹二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
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
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
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
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
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
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
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
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
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

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詩
錄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
拜后然則儀法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旄頭殿
中御史奏令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
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昔迎恭皇后惟作
青龍旂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旄
頭鼻罕並出卽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
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徹法物
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旂
而今猶復設之邪旣不設五牛旂則旄頭鼻罕之物易
具也又詔曰舊制旣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
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
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
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
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
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
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
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

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叅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叅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

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
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
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
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
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
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
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典章禮今使
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
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泰
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
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
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
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
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
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
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
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

禮志 卷三十一
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特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二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既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

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就荀訥等
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
忌歲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
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
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
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
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二年始
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
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
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
此封諸王及新宮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
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
準况或者獸取其威猛有斑彩玉以象德而有潤尋珪
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
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台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
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贄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
自漢未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
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武帝泰始十年將納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其禮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革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饗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射養三老五更于辟

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孟冬亦如之及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

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主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晉書卷二十一終

晉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樂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
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
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
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農瑟義琴倭鍾和磬達靈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成性象物昭功有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護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既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艷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烟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卽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宮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邇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

者則所謂蕭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蹲踞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輦摠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彝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未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汚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莪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玉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五聲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

商爲臣商之爲言強也謂金性之堅強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遷善有如不及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良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閭闔

陽六爲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謂太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爲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爲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華茂也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爲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

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
七月之辰謂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
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繪也謂時物皆繪縮也九月之
辰謂之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爲
亥亥者劓也言時陰氣劓殺萬物也十一月之辰謂爲
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謂爲
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以紐結爲名也十一月之管
謂之黃鐘黃者陰陽之中色也天有六氣地有五才而
天地數畢焉或曰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正
月之管謂爲太簇簇者簇也謂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
生也三月之管名爲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
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爲蕤賓歲
蕤垂下貌也賓敬也謂時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
也七月之管名爲夷則夷平也則法也謂萬物將成平
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爲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
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二月之管名爲大呂呂
者助也謂陽氣方之陰氣助也十月之管名爲應鐘應
者和也謂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八月之管
名爲南呂南呂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
之管名爲林鐘林者林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也四月

之管名爲仲呂者呂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三
月之管名爲夾鐘者夾佐也謂時物尚未盡出陰德佐
陽而出物也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
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
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
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
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摠領之遠詳經籍近採
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
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
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

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 穆穆明明 我其夙夜 祇事上靈

常于時假 迄用其成 於薦玄牡 進夕其牲

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 日靖四方 永言保之 夙夜匪康

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 嘉樂殷薦 靈祚景祥

神祇降假 享福無疆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	其命惟新	受終于魏	奄有黎民
燕及皇天	懷和百神	丕顯遺烈	之德之純
享其玄牡	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	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	昊天于之	祐享有晉	肇庶戴之
畏天之威	敬授人時	不顯不承	於猶繹思
皇極斯建	庶績咸熙	庶幾夙夜	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	克配彼天	撫寧四海	保有康年
於乎緝熙	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	爰脩禮紀
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	克昌厥後	未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晉	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	光濟萬國
萬國既光	神定厥祥	虔于郊祀	祇事上皇
祇事上皇	百福是臻	巍巍祖考	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	德馨惟饗	受天之祐	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	應天景祥	二帝邁德	宣此重光
我皇受命	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
神祇嘉享	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	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	禮皇神	精氣感	百靈賓	蓋朱火
-----	-----	-----	-----	-----

卷之三十一 樂上 七

燎芳薪 紫烟遊 冠青雲 神之體 靡象形

曠無方 幽以清 神之來 光景昭 聽無聞

視無兆 神之至 舉敬歆 靈爽協 動余心

神之坐 同歡娛 澤雲翔 化風舒 嘉樂奏

文中聲 八音諧 神是聽 咸潔齊 並芬芳

烹牲牲 享玉觴 神悅饗 敬禋祀 祐大晉

降繁祉 作京邑 廣四海 保天年 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 埃皇祇 衆神感 羣靈儀 陰祀設

吉禮施 夜將極 時未移 祇之體 無形象

潛泰幽 洞忽荒 祇之出 變若有 靈無遠

天下母 祇之來 遺光景 昭若存 終冥冥

祇之至 舉欣欣 舞象德 歌成文 祇既坐

同歡豫 澤雨施 化雲布 樂八變 聲教敷

物咸亨 祇是娛 齊既絜 侍者肅 玉觴進

咸穆穆 饗嘉泰 歆德馨 祚有晉 暨羣生

溢九壤 格天庭 保萬壽 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 享祀匪懈 於皇烈考 光配上帝

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 明德顯融

卷之三十一 樂上 八

率土敬職 萬方來祭 常于時假 保祚末世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 猗歟敬止 嘉豢孔時 供茲享祀

神鑒厥誠 博碩斯歆 祖考降饗 以虞孝孫之心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 日監在茲 以時享祀 神明降之

神明斯降 既祐饗之 祚我無疆 受天之祐

赫赫太上 巍巍聖祖 明明烈孝 丕承繼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 神明戾止 申錫無疆 祇承享祀

假哉皇祖 綏予孫子 燕及後昆 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 薦祀在堂 皇皇宗廟 乃祖乃皇

濟濟辟公 相予蒸嘗 享祀不忒 降福穰穰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 實司于天 顯矣皇祖 帝祉肇臻

本枝克昌 資始開元 惠我無疆 享祚末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 顯顯令德 高明清亮 匪競柔克

保乂命祐 基命惟則 篤生聖祖 光濟四國

五書卷之三 樂上 九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 聖德欽明 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

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 匡定社稷 龔行天罰

經始大業 造創帝基 畏天之命 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 克明克哲 旁作穆穆 惟祗惟畏

纂宣之緒 耆定厥功 登此雋乂 糾彼羣凶

業業在位 帝既勤止 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 允文文皇 聰明獻智 聖敬神武

萬機莫綜 皇斯清之 蛇豕放命 皇斯平之

柔遠能邇 簡授英賢 創業垂統 勳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篇

曰晉是帝 享祀時序 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

惟其來祭 普天率土 犧樽既奠 清酏既載

亦有和羹 薦斯羞備 蒸蒸日上 感時興思

登歌奏舞 神樂其和 祖考來格 祐我邦家

溥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 濟濟臣工 四海來格 禮儀有容

鐘鼓振 管絃理 舞開元 歌未始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臣工濟濟 小大成敬

上下有禮 理管絃 振鼓鐘 舞象德

歌詠功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有來雍雍

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 禮有儀 樂有則

舞象功 歌詠德 神胥樂兮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

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

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

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

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

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詠文帝用延年

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作文王

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

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

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

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

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

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

宗之義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

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

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
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
爲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爲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
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
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
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廢興隨時至其韻
逗留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
所改易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侍郎成
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廟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 光臨萬國 多士盈朝 莫匪俊德

流化罔極 王猷允塞 嘉會置酒 嘉賓充庭

羽旄曜宸極 鐘鼓振太清 百辟朝三朝 式式明儀形

濟濟鏘鏘 金聲玉振 禮樂具 宴嘉賓

眉壽作聖皇 景福惟日新 羣后戾止 有來雍雍

獻酬納贄 崇此禮容 豐羞萬俎 旨酒千鍾

嘉樂盡宴樂 福祿咸攸同 樂哉 天下安寧

道化行 風俗清 簫韶作 詠九成

年豐穰 世泰平 至治哉 樂無窮

元首聰明

股肱忠

樹豐澤

揚清風

嘉瑞出

靈應彰

麒麟見

鳳皇翔

醴泉湧

流中唐

嘉禾生

穗盈箱

降繁祉

祚聖皇

承天位

統萬國

受命應期

授聖德

四世重光

宣開洪業

景克昌

文欽明

德彌彰

肇啓晉邦

流祚無疆

泰始建元

鳳皇龍興

龍興伊何

享祚萬乘

奄有八荒

化育黎蒸

圖書既煥

金石有徵

德光大

道熙隆

被四表

格皇穹

奕奕萬嗣

明明顯融

高朗令終

保茲永祚

與天比崇

聖皇居四海

應天期

三葉合重光

泰始開洪基

明曜參日月功化侔四時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

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

翼仁祐聖

於穆三皇

載德彌盛

摠齊璇璣

光統七政

百揆時序

化若神聖

四海同風

興至仁

濟民育物

擬陶均

擬陶均

垂惠潤

皇皇羣賢

峨峨英雋

德化宣

芬芳播來胤播來胤

垂後昆

清廟何穆穆皇極闢四門皇極闢四門萬機無不綜

豐豐翼翼樂不及荒饑不遑食大禮既行

樂無極登崑崙上層城乘飛龍

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揚虹蜺

建萼旌披慶雲蔭繁榮覽八極

遊天庭順天地和陰陽序四時

曜三光張帝紀正皇綱播仁風

流惠康邁洪化振靈威懷萬方

納九夷朝閭闔宴紫微建五旗

羅鐘簴列四懸奏韶武鏗金石

揚旌羽縱八佾巴渝舞詠雅頌

和律呂于胥樂樂聖主

化蕩蕩清風泄摠英雄御俊傑

開宇宙掃四裔光緝熙美聖哲

超百代揚休烈流景祚顯萬世

皇皇顯祖翼世佐時寧濟六合受命應期

神武鷹揚大化咸熙廓開皇衢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無競惟烈匡時拯俗休功蓋世

宇宙既康九域有截天命降監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克明克儁實天生德誕應靈運

肇建帝業 開國有晉 載德奕世 垂慶洪胤

明明聖帝 龍飛在天 與靈合契 通德幽玄

仰化青雲 俯育重川 受靈之祐 於萬斯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勗

踐元辰 延顯融 獻羽觴 祈令終

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高本枝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荀勗

煌煌七曜 重明交暢 我有嘉賓 是應是既

邦政既圖 接以大饗 人之好我 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 藹藹濟濟 既朝乃宴 以洽百禮

頌以位叙 或庭或陛 登價台叟 亦有兄弟

胥子陪寮 憲茲度楷 觀頤養正 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 大業是維 今我聖皇 焜耀前暉

奕世重規 明照九畿 思輯用光 時罔有違

陟禹之跡 莫不來威 天被顯祿 福履是綏

赫矣太祖 克廣明德 廓開宇宙 正世立則

變化不經 民無瑕慝 創業垂統 兆我晉國

烈文伯考 時維帝景 夷險平亂 威而不猛

御衡不迷 皇塗煥景 七德咸宣 其寧惟永

猗歟盛歟 先皇聖文 則天作孚 大哉為君

慎徽五典 帝載是勤 文武發揮 茂建嘉勳

脩己濟治 民用寧殷 懷遠燭幽 玄教氤氳

善世不伐 服事三分 德博化隆 道昌無垠

隆化洋洋 帝命溥將 登我晉道 越惟聖王

龍飛章運 臨燾八荒 獻詰欽明 配蹤虞唐

封建厥福 駿發其祥 三朝習吉 終然允臧

其臧維何 摠彼萬方 元侯列辟 四嶽藩王

時見世享 率茲有常 旅揖在庭 嘉客在堂

宋衛既臻 陳留山陽 有賓有使 觀國之光

貢賢納計 獻璧奉璋 保佑命之 申錫無疆

振鷺千飛 鴻漸其翼 京邑穆穆 四方是式

無競維人 王綱允勅 君子來朝 言觀其極

真虞大君 民之攸暨 信理天工 惠康不匱

將遠不仁 訓以醇粹 幽明有倫 俊乂在位

九族既睦 庶邦順比 開元布憲 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 殊塗同致 厚德載物 靈心降貫

敷奏讜言 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 誨之義類

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 一人有慶 羣萌以遂

我后宴喜 令問不墜 既宴既喜 翕是萬邦

禮儀卒度 物其有容 哲哲庭燎 喤喤鼓鐘

笙磬詠德 萬舞象功 八音克諧 俗易化從

其和如樂 庶品時邕 時邕斌斌 六合同塵

往我祖宣 威靜殊鄰 首定荆楚 遂平燕秦

疊疊文皇 邁德流仁 爰造草昧 應乾順民

靈瑞告符 休徵響震 天地弗違 以和神人

既禽庸蜀 吳會是賓 肅慎率職 楛矢來陳

韓歲進樂 宮徵清鈞 西旅獻獒 扶南效玕

蠻裔重譯 玄齒文身 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悃悃嘉會 有聞無聲 清醑既奠 籩豆既升

禮充樂備 簫韶九成 愷樂飲酒 醑而不盈

率土歡豫 邦國以寧 王猷允塞 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 四氣回周 節慶代序 萬國同休

庶允羣后 奉壽升朝 我有壽禮 式宴百僚

繁肴綺錯 旨酒泉淳 笙鏞和奏 磬管流聲

上隆其愛 下盡其心 宜其壅滯 訓之德音

乃宣乃訓 配享交泰 末載仁風 長撫無外

宴會歌 張華

疊疊我皇 配天垂光 留精日昊 經覽無方

聽命有暇 延命衆臣 冠蓋雲集 罇俎星陳

肴蒸多品 八珍代變 羽爵無算 究樂極晏
歌者流聲 舞者投袂 動容有節 絲竹並設
宣揚四體 繁手趣摯 懽足發和 酣不忘禮
好樂無荒 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 張華
重華隆帝道 戎蠻或不賓 徐夷興有周 鬼方亦遘殷
今在盛明世 寇虐動四垠 豺狼染牙爪 羣生號穹旻
元帥統方夏 出車撫涼秦 衆貞必以律 臧否實在人
威信加殊類 疎逖思自親 單醪豈有味 挾纊感至仁
武功尚止戈 七德美安民 遠跡由斯舉 末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

張華

儼狁背天德 構亂擾邦畿 戎車震朔野 羣帥贊皇威
將士齊心旅 感義忘其私 積勢如鄴弩 赴節如發機
囂聲動山谷 金光曜素暉 揮戈陵勁敵 武步蹈橫屍
鯨鯢皆授首 北土未清夷 昔往冒隆暑 今來白雪霏
征夫信勤瘁 自古詠采薇 收榮於舍爵 燕喜在凱歸

中宮所歌

張華

先王統大業 玄化漸八維 儀刑乎萬邦 內訓隆壺闈
皇英垂帝典 大雅詠三妃 執德宣隆教 正位理厥機
合章體柔順 帥禮路謙祗 螽斯弘慈惠 櫟木逮幽微
德音穆

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

張華

族燕明禮順餞食序親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他人本
枝篤同慶棠棣著先民於皇聖明后天覆弘且仁降禮
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式晏盡酣娛飲御備羞珍和樂既
宣洽上下同懽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無垠

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摠
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
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樂摠章鼓吹清
商施用勗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

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之云

正德舞歌

張華

日皇上天 玄鑒惟光 神器周回 五德代章

祚命于晉 世有哲王 弘濟區夏 陶甄萬方

大明垂曜 旁燭無疆 蚩蚩庶類 風德末康

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 金石在懸 萬舞在庭

象容表慶 協律被聲 鞅武超邁 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 化漸無形 太和宣洽 通於幽冥

大豫舞歌

張華

惟天之命 符運有歸 赫赫大晉 三后重暉

繼明紹世 光撫九圍 我皇紹期 遂在璇璣

羣生屬命 奄有庶邦 慎徽五典 玄教遐通

萬方同軌 率土咸雍 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

醇化既穆 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 惠加昆蟲

億兆夷人 悅仰皇風 丕顯大業 末世彌崇

荀勗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

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

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為高近

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

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

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

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脩正鐘聲會勗

薨未竟其業元康二年詔其子藩脩定金石以施郊廟

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實人以從帝為

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為閬中侯復實人七姓其俗喜舞

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

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

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摠四篇其辭既古莫

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祭問

巴渝師李管種王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
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
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
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
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
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
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
使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